第一章　挨耳光的人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正如歷史上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一樣，剛開始時風平浪靜，誰也看不出來它會撼動整個世界。

那天下午，我託一位年輕人辦點事，他叫竹生，我和他父親是老同學老朋友。 當竹生接過我的身份証，看到上面的出生年月日時，抬頭仔細地打量了我一下，說：

「馮爸，您八十一歲了！看來不像啊。」

「不像八十歲？難道像九十歲？」

「馮爸，您搞錯，了我是指不像八十歲那麼老。」

「那像多少歲呢？」我對年輕人說話，大抵如此。「像七十九歲，或更年輕一點，像七十八歲？」

「您會說笑話」，他一面把我的身份証收好，又突然想到地說：「對了，一個人活到八十歲，一定閱歷豐富，

有很多故事。我大約一個半小時就會回來，您可得答應我，說點好聽的故事喲。」

他扶我到椅子上坐下來，一如他以爲的，對待八十歲老人應有的照顧方式，然後用姿態語言告訴我「用不看像往常那樣送到電梯口」，自己帶上門，還特別加上一句：「別忘了，我等著聽您的故事。」

坐回椅上我心裏想，真地要聽故事嗎？一個人活了八十年，若說全無值得一提的往事，當然不合情理，除非是他患了老年失憶症，或者，他的那些往事有不便告人的苦衷，否則怎會沒有？ 但是對我來說，所有往事中最最重要者只有兩個，一個是她，一個是瑪拉寇斯，我要怎麼說，他才會明白呢？或者不說她，也不說瑪拉寇斯，只說些色彩鮮明，可以迎合現代年輕人的，這，我倒也有幾個，例如，立刻便想到了那個被人打耳光的畫面，雖然已過了三十年，我相信再過三十年依舊不會忘記。

應是民國六十三、四年間的事，下午五點左右，剛剛在武昌街很有名的一家排骨麵店吃了一碗雞腿麵。這家麵店幾乎和桃園街的牛肉麵店同享盛名，桃園街的牛肉麵特色是維持風格不變，連辣椒醬中的胡豆瓣都不會變少一顆或變多一些，而武昌街的排骨麵卻時時在變，只要隔個半年，甚至三個月沒去，再去時，就會發現他

們的排骨或雞腿，比前一次更大塊了，這也許就是國民平均所得逐年逐月增加的緣故。就在品嚐排骨變大塊的愉悅時，我享受到經濟起飛的滋味，不知不覺我們台灣已經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了。

我這人向來很重視吃，吃了有特大雞腿的一碗麵，心裏便充滿了幸福感。我沿著重慶南路往公車站方向走，新公園門口是四十八路公車的尾站，上車一定有座位。

事情發生在重慶南路到襄陽路的斑馬線上，大概是下班時間，斑馬線上的行人特多，幾乎到了「擠」的程度。不知怎麼發生，一輛小轎車就硬塞硬塞地到了斑馬線上，而且看得出來它不想停下來讓行人先走，可那時分明是綠燈，且擠滿了行人。畢竟，無論是人牆或「人海」還是阻不住鋼鐵做成的汽車，包括我在內的所有行人都只好停下來，讓它先過去。這停下來的人群想必都很生氣，我也很生氣，但是有一位行人的反應比「生氣」更強烈一點，他以手掌用力地在汽車引擎蓋上拍了一下。

出人意料之外，原本看來急於趕路的轎車突然停了下來，車主人開門下車，就像電影鏡頭一樣清晰，他到了拍打它引擎蓋的那位行人面前，熟練地伸出右手，朝那位行人臉上左、右各打一個耳光，然後回到車邊，然

後打開門上車，然後車子再發動，然後不說半個字地，開車走了。我簡直楞住了，只見那位挨了耳光的行人彎下身去撿拾眼鏡，他年約四十歲，公務員樣子。不知是那次的綠燈時間特別長，還是這其間已經換了一次燈號，我像夢遊者一般隨著人群過了斑馬線，一切都發生得太快，我對那人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都沒有印象。

事到如今又三十年了，不知打在那位戴眼鏡的中年人臉上的烙印，如今還在否？我是堅信凡走過的必留下足跡，一個成熟的生命是由無數個慘痛的烙印組成的，他應無法抹去此事，連我也都無法抹去。

可是，這故事適合說給年輕人聽嗎？他會問，您活了八十歲只記得這個？要不，他會說：「那人犯賤呀，他幹麼要打人家的引擎蓋？您沒聽說現在的人不會輕易盯看別人的，保不準瞄了人家兩眼就挨了刀子，兩個耳光其實不算什麼。」我將何言以對。

我說的這位年輕人竹生也不算年輕了，他父親羅傑生是個小個兒，在教室坐前兩排，我坐最後一排，我們那期同學超過一百人，在學校裏彼此連話都沒有說過。畢業後分發全國各地，那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我們那時尚有許多地方可足分發，西到蘭州，東到上海，北到北平，南到廣州，我是到北平，羅傑生去了那兒不

知道。不到十八個月，三十八年年底便從全國各地紛紛退到台灣，三十九年初被集中到了淡水等待分配全台各地。那時我才算認得竹生的父親，想來，羅傑生應爲民國五十八、九年結的婚，我吃過他的喜酒。所以竹生大約六十年左右出生，也已超過三十歲了。

在淡水大宿舍集聚的同學、同事很多，吃飯需分坐五、六桌，我和羅傑生同桌，大家都叫他小羅兒，我們是因吵了一大架之後才成爲朋友的。跟小羅兒同桌發現他吃菜很挑剔，花生米是絕對不碰的，青菜蘿蔔他似乎也不感興趣，而桌上又幾乎沒有什麼魚肉，他寧願把炒菜的湯泡飯，也不吃不喜歡吃的菜。

沒想到有一天早飯後，小羅兒特別來找我，說要出去走走，我說好吧。那時候的淡水，是民國三十九年春天，真地很可愛，街尾上有家叫「滬尾床」的理髮店，猜想「滬尾」是淡水的別名，「床」則是理髮店的稱呼。滬尾床的對面竟有一家叫做「再會」茶室或咖啡室，裏面賣什麼不知道。再往前走就是海堤了，是從魚市場那邊延伸過來的，繼續前行有一個日本神社。坐在海堤上談天，聽脚下潮起潮落聲，應該是很美的景象吧。但那時不同，因爲那時我們有不同的心情。一坐下來，小羅的語氣就不對勁兒，他說：

「老馮，你有個壞習慣，該改一改了。」

「你說什麼呀？蠻認真的樣子。」

二十多歲的我們，雖然已經是空軍少尉了，可是對於小羅，我還是把他當小孩，他瘦、他小、他臉白白，怎麼看都不像成年人。何況我們平時說話，也很少一本正經的，可他接著更爲嚴肅地說：

「我發現你每次吃饅頭都要剝皮丟掉，這真荒謬！世界上怎麼會有人吃饅頭要丟皮的？」

真有這事？我怎麼自己都不知道？然則我立刻就想到他絕不碰花生的事，回擊他說：

「有人更荒謬，不吃花生米，白菜、蘿蔔都沒興趣，，眼睛裏只有肉，只有魚・・・・」

「老馮，我跟你說—」他的語氣顯然已經軟弱多了，「你要知道，饅頭、米飯都是糧食，我們大家如果沒有糧食是活不下去的。」

「小羅，我跟你說，花生、大白菜都是青菜，只有糧食沒有菜也乏味得很。誰像你們江南人那麼幸運，魚米之鄉，就知道魚呀肉呀，看不起蘿蔔白菜。」

「什麼？你說我是江南人？」

「你個小白臉，不是江南人是那裏人？」

「我告訴你！」說他是江南人彷彿使他受了委曲，他聲音突然高昂：「你個傻大個兒，我是河南人！知道嗎？我是河南人，要是江南人就好了！」

我想笑，河南和江南只有一字之差，值得那麼大呼小叫嗎？可是他臉上的表情震懾住我。那時候我們初到台灣，大家心裏多少有點不平衡，有人搭離開長春的最後一班飛機，砲彈都打在機場了，有人總一提再提地說他快撤退時才認識的那位姑娘。好像大家都有預感，知道不知多久之後才能和親人見面，可無人願意或敢於直接說出思鄉思親的真感情，彼此只能借題發揮，或相互找碴兒。錯指小羅爲江南人不知刺到了他的那根神經，我側頭看他爲何不說話時，才發現他沉入回憶中了，是苦痛的回憶，眼睛裏閃著光，是眼淚，沒錯，因爲他再開口忍不住眼淚就滴下來了。「你嚐過一連三個月沒有糧食吃，只吃煮大花生的味道嗎？」他眼睛看著淡水河對面的觀音山，但我知道他可能和另一位姓寧的同學一樣，心裏在想他的母親或父親了。「吃到後來，花生霉了，

剝開殼後裏面的仁也是綠色的，然後，連發霉的花生也吃完了—」

我認真地問：「那吃什麼？」

「有花生吃就算不錯了，我們家比別人幸運太多，我們有樓，水淹過來的時候，我爸、我媽、我姐、我哥把小麥、花生從地窖硬搶出來搬到樓上去，裝花生的麻袋比較輕，連我姐、我哥也搶了好幾大袋浮在水面上的花生上去。別的家，很慘，我許多同學的家，慘呀！一望無垠的黃水，黃泥！你這吃饅頭還要去皮的傻大個兒，你知道嗎？你懂嗎？你知道沒有糧食吃，有什麼吃什麼的滋味嗎？」

此事發生於民國二十八年八月，許多談世界大洪水記錄的，談黃河治理的書籍都有記載，那次水災死亡二十萬人，一千萬人無家可歸。高中時代，一位河南籍的同學說，是爲了抵抗日軍南下，中央政府軍奉命把黃河的堤防決一道口子，確否，待考。

小羅的父親是小學校長，他們一家人靠著變綠的花生存活下來。進入春季，黃泥地上冒出綠色嫩芽，他們就挖來吃，一直到有人來販售食物了，他們才算得救。

糟糕，我怎麼由竹生便想到小羅，又想這兒來了。最遺憾地，應是小羅於民國七十四年因直腸癌在岡山去世，若能再活三、五年，他就可以回河南老家探望他爸，他父親是知識分子，很重視他們兄弟的教育。 可是這些竹生應該都知道，不但不是他要聽的故事，也不是我要說的故事。我倒覺得我和竹生還可能真的有緣，說不定我的瑪拉寇斯的知音，就是竹生。

就這麼決定了，我得好好想一想，如何把這秘密告訴他。我替竹生泡了一杯由北京帶回來的極品香片，「熱開水一沖下去，就聞到撲鼻的香味兒了！」這是我媽在逃難到陝西，因爲買不著好茶葉，回憶她當年在北平喝茶情境時，總少不了的一句話。我又替竹生準備了一把椅子，就讓他坐在我的對面，這樣說起話來不用太費力氣。

這時門鈴響了。

好奇怪，我竟像等待情人，而情人又遲到很久似地，我有點心跳。看時間，也該是竹生辦事回來的時候了，真是他？，還，僅僅是收報費的呢？

開了門，真好，果然是竹生。

「馮爸，人家看了您的身份證問我，是那位報氣象的馮鵬年嗎？我說是啊，是他老先生，那人好客氣，很快就辦好了，還問說，他不是住在美國嗎？我說，不，他老先生偶然才去，沒替您回答錯誤吧？您看，人家還記得您哪。」

我接過身份證隨便放在桌上，急忙回身說：「來坐來坐，我替你沖了一杯由北京帶回來的極品香片。」

「我聞到了｜」他好像想到了什麼，「我爸也喜歡這味兒，你們北方人不喝烏龍茶，是真的嗎？」

「哪有的事，你不是要聽故事嗎？」

「是啊，回來的路上我還在想，馮爸可是名人｜」

「曾經而已，那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說你要聽故事。」

「反正名人一定有好聽的故事，您就開始吧。」

感謝他，感謝竹生，感謝他真地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感謝他真地要聽了。

我先啜飲了一口香片，「我的故事是關於一個人和一段事的・・・・」

此時，不知從房間的那一角落，冒出一陣怪腔怪調，還未待我找到聲音來源，竹生已經打開手機，他一面聽一面對我說：「您接著說，不礙事，不礙事。」然後只聽他說了四個字：「是—是—好—好—」關上手機，他站起身來，略帶歉意地說：「馮爸，對不起，我有點事情得立刻回公司一趟，下次再聽您的故事吧，我知道，反正您的故事一定很精彩。」

我跌坐回椅上，連假裝要送送他的姿態都沒有，任他自己開門，任他「啪」地一聲又關上鐵門。我有點氣他，可，憑什麼呢？然則，我的感覺絕對比「悵然」甚或「失望」更深一層。香片茶的香味兒仍然瀰漫於空氣中，而瑪拉寇斯的波濤也仍在我胸中激蕩，無論如何，我得把深藏很久的秘密整理一下，如果竹生不再來或不想聽我的故事，我就把這一段叫做：「一個八十老人的獨白」吧。

第二章　　甘草•紅棗•ＷＴＯ

誰都知道我自幼便是一位偏見很深的人，很多人也都知道我的故事無非是瑪拉寇斯和她而已，然則我居然興起要把充滿偏見的故事說給竹生聽，有點好笑。

我和竹生之間的差距太大了，不止是年齡。我二十歲後才第一次嚐到可口可樂，三十歲前仍視一心只想追求金錢的人爲「拜金主義」，快四十歲才第一次看到電視，他呢？我和他的道德觀、價值觀之遠、之大，絕不是五十年的年齡差距那麼短。

偏偏已是耄邁之年了，竟然想起了她，還企圖竹生肯於聽我說故事，若是真有心讓他接受我的想法，我想我不能不多費點精力，從頭交代起。

一個人的基本人格是多大時形成的，或許未有定論，我深信十二歲以前的人、事、環境對人的影響最大。

回顧過去，像李毓霖那樣會嚴重影響我的人不多，而在十二歲以前最少有兩個，他們分別是我的同學和老師，先說說我的同學周效棟。

周效棟也是北平人。

我姥姥最關心周家的事，是老鄉又是鄰居，且我姥姥又常常有，機會和周大媽(台灣目前稱爲周伯伯和周媽媽)見面，周大爺好像比我爸爸的年紀大點，也同樣不上班。他們家租了個單獨的院子，其實他們家只有四個人，他爸、他媽，他媽有兩個，還有一個就是周效棟。原來，他爸爸娶了姐姐，久不生育，又娶了妹妹，妹妹果然生了周效棟。「人家兩姐妹共侍一夫，日子還不是挺舒坦的。」當時我不懂我姥姥常常跟我媽嘀咕這話的意思，五、六年之後方知她在感慨她的兒媳婦，即我的舅媽，一直沒有生育。

我和周效棟那時才不會談這些事，我們注意的應該是吃，且，我並不是一開始就和周效棟最好，李英超才是我在鳳翔的第一位朋友。剛到鳳翔時，大約我爸爸手上還有點閒錢，那時物價已經天天看漲，這是民國二十八年，請注意那只是正常的由於戰爭關係的通貨澎脹，和十年之後的金圓卷惡性作弊完全不同。朋友向我爸建

議，可以買點紅棗和核桃存起來，兩者均爲陝西人過年必吃的食物，存到年底以高價賣去。因此我們家裏堆了十幾大麻袋的核桃和紅棗，裝核桃的麻袋好像特別結實，其中一個裝紅棗的麻袋，則可以用手指摳出一個小洞，每天上學以前，我就摳出十幾顆紅棗放在書包裏。

憑著紅棗我結識了李英超，他爲什麼每天都可以分享兩、三顆紅棗呢？原來他有甘草，那真是不得了的寶貝，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的「口香糖」。他的甘草有我爸手指頭那麼粗，必然是他媽用菜刀幫他剁的，因爲第一次想分給周效棟一小塊時，削鉛筆的刀子完全不起作用。一小塊甘草足以慢慢含嚼一個上午，而且是滿口生香。

李英超所以會有甘草，對，就是中藥用的甘草，我去過他們家，知道他們家是租用一家叫做「天長商行」的南廂房，天長商行很氣派，大門寬到足供兩輛馬車併行，進門後右手是一長排類似倉庫的堆棧，隔成一間一間的，都沒有裝門，左手則是一間一間的廂房，李英超他們家住其中一間。如今我懂得，這個店家在唐朝時代必然生意興隆，他是類似於ＤＨＬ或新竹貨運的大公司，可惜隴海鐵路修通以後，鳳翔不在鐵路線上，貨運生意自然一落千丈，這才有空間讓李英超他們家逃難租用。不過還是有些貨物堆在倉庫，我就見過綑得很整齊的

好幾大綑的甘草，這就是李英超的貨源。

紅棗和甘草只交易了一段不長的時間，國際秩序就被破壞了。忘記了一本是什麼的書上說，人類最初的商業行爲是以物易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算共產社會吧？後來插進了聰明人，說你們如此換來換去多不方便，他利用人類的智慧和狐狸般的狡黠製訂了一個名詞叫做「貿易」，並發明用一種貝類、銅類、銀類或紙類製成叫做「貨幣」的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阿堵之物。誰是這場遊戲的勝利者呢？當然是聰明而狡黠者。

若把李英超的甘草和我的紅棗間的以物易物，擴大到國與國之間，便稱爲國際貿易。有些人堅持認爲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越爲擴大、越爲自由，則對全世界、全地球的人，越爲有益，今日我們所熟知的ＷＴＯ（世界貿易組織）便是此議的運行機構。其實最早有此想法的人是三個世紀以前的亞當史密斯（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１７２３－１７９０），他寫的「國富論」和達爾文的「演化論」乃是最初被譯成中文，推介給滿清政府的維新思潮，認爲有了兩人的想法便可以國強民富，兩人全是英國人，也全是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

亞當史密斯認爲讓人民自由發展動物本能地去努力賺錢，這樣不但富了自己也強了國家。他一生中最反對

的事就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稅，因爲關稅妨礙了自由貿易，據說他急於出版「國富論」，是爲了說服英國的國會議員，不要對美國殖民地抽取太高的煙草稅，以免引發美國的獨立戰爭。甚至於還有個說法，說亞當史密斯認爲不得已時，寧願把英國的首都遷到美國去，也比讓美國獨立好。若當時英王接受了亞當斯密的建議，那如今世界的霸主便仍舊是大英帝國。這一段我不知聞之何處，你也姑忘聽之，反正由亞當斯密開始就反對關稅，直到今天的W T O 還沒能全部取消。

回到我的好朋友周效棟。周效棟能在甘草和紅棗之間混，且最後甘草也好紅棗也罷，都向他靠攏的真正原因，我立刻就會提到，先說說紅棗和甘草的不幸結局。以紅棗來說，過年之前全部賣出去了，因爲是躉進躉出，我爸大約也沒有賺什麼錢，不得已，他一個人獨自去寶鷄市覓生活賺錢之路。甘草也差不多，我曾經和李英超合力，想從整綑甘草中抽出一根，沒想到當時尙無機器，竟也綁得如是之緊，未待抽出一半，已經被大人發現驅離，何況那個天長商行，總不至於把甘草在倉庫裏堆太久吧。

周效棟家大概真地很有錢，請注意此刻我說的是八年抗戰時的往事，當時一般民生物質很貧乏，一般人的

生活水準也低。我第一次去周效棟家，他們正在吃炸醬麵，那時鳳翔縣沒有我們今天吃的「機器麵」，家裏吃麵都是用手拉或刀切。炸醬麵必需用肉，我們家偶然才吃一次肉，周家的炸醬麵有台北京兆尹的架式，桌上幾個小碟分別放著小黃瓜絲、嫩青豆、綠豆芽等菜碼兒，另有一小碟放剝好的白色蒜瓣，中間那一大碗棕色浮著一層油的炸醬，一看就知道捨得用肉。當然有飯桌、有椅子，是正式吃飯的譜兒。一看見我出現，立刻讓她媽｜ 後來才分辨出較年輕的那位是他的親媽｜ 煮一碗麵給我，是結結實實的一碗，好像有把握我一定吃得下。他們家和我們家一樣，也常常吃米飯，也許北平人都是這樣，吃米飯時必是四菜一湯。每次我從周家吃飯回來，我姥姥都會怪腔怪調地問：「今天又吃了什麼好東西了？」想必，我常常向姥姥吹噓吧。

當然，我慢慢遠李英超，近周效棟，不能全歸在吃的上面，說得我那麼愛吃，李英超住南街，而周效棟則和我們鄰居，都住在「行司巷」，我們兩家的對面就是大操場。而且，周效棟的乒乓球打得真好，他是我們學校的代表，我陪他去參加全縣小學生乒乓球比賽。鳳翔縣一共有四個小學，分別叫北街小學，敬誠小學，另一名字忘了，我們學校的全名是「鳳翔縣立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周效棟沒有拿到全縣冠軍，我心裏的委曲比他還深。

我和周效棟能夠相處三年，也算是緣份，那時有一首歌曲的歌詞是：「流浪，流浪，流浪到那年？逃亡向何方？」我就是在流浪中完成小學前三年的教育，計有太原石家莊西安第二實驗小學、私立若瑟小學、還有半年的私塾，在鳳師附小的四、五六年級算是我最完整的教育，也才有機會和一位同樣說北平話的同學相處三年。當然，周效棟也有明顯地弱點，我常常奇怪，他的「大刀向｜」爲什麼總是學不會。

我們那時每周上課六天，周六下午最後兩堂課是「遊藝會」，有時前排的女生們還特別帶了「跳舞衣」來，準備表演用。課堂的前兩排全是女生，也全是外省人，鳳翔的女孩很少上學的。後幾排全是當地的男生，有些還從四周鄉村來，而且有結婚生子的。那時政府規定仍在上學的便不抽壯丁，他們住在學校，搭單身老師的伙食吃飯。老師似乎不把他們當學生看，他們自己也是隨堂混混，不過每星期六下午的遊藝會，他們不會缺席。外省的女同學和我差不多年齡，那時女孩發育晚，她們還想不到被偷窺的事，女同學笑嘻嘻地到教室後面換跳舞衣，所謂的「跳舞衣」，大概即是今天所謂的「洋裝」，上衣和裙子連在一起的。那些結了婚的大男生都興緻勃勃地朝後面看，她們只是彼此用大衣當一下，出來時長褲已變爲裙子了。我們前幾排的外省男同學，更爲注

意地是，待會兒大家表演些什麼。

說到這兒，不能不提出對我人生影響也相當深的第二人，他是我的音樂老師張大德。張老師矮矮胖胖，他的上門牙有個很明顯的三角形缺口，我曾經問他是怎麼撞成的，他說他前幾年喜歡嗑瓜子，瓜子嗑多了，便使門牙凹了進去，至今尚不知他說的實話還是騙小孩的。他彈得一手好風琴，組織「歌詠隊」(如同今天所稱的合唱團)，參加全縣比賽總是拿冠軍，我是歌詠隊的隊員之一。想到當時練歌的情形猶歷歷在目，記憶中的不知道爲什麼總在冬季。北方的冬季很冷，學校無禮堂，亦無空的教室，只有在戶外練，雙脚雖然穿了棉鞋，在地上站久仍會凍得僵麻，大家不約而同的一面看張老師指揮，一面唱歌並跺脚，跺脚與拍子無關，跺了脚會暖和一點。我們唱歌時噴出的氣形成一片白霧，唱久了，只能看見張老師揮動的手臂，他的身子似乎都被淹沒了。

張老師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他所選擇教給我們唱的歌，像松花江上、槍口對外、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等，等我到了台灣才知道洗星海、聶耳的名字，而他們的歌張老師全教給我們了。每次一首新歌練唱之前，他會說明這歌說些什麼以及背後的故事，而洗星海和聶耳兩人都曾留學外洋，算是貴族出身，兩人也都正式地參加了

共產產黨，並到了延安。

有一天張老師在宿舍裏彈風琴，他看見了我，隨手招我進去。他告訴我這是一首新歌，把歌詞遞給我，他彈了幾遍，讓我對口。那歌叫「游擊隊歌」，歌詞是：

風在吼，馬在叫，

黃河在咆哮，

黃河在咆哮。

河西山崗萬丈高，

河東、河北、高粱熟了。

青紗帳裏，

游擊健兒逞英豪。

拿起了土槍洋槍，

舉起了大刀長矛，

保衛黃河，

保衛家鄉，

保衛華北，

保衛全中國！

最後張老師指導我，那句「保衛全中國！」要用全力且高昂的聲音唱出來，並說，次日要歌詠隊練唱這歌，練熟後還可以二部輪唱。後來知道，這歌也是冼星海的作品，編入了他的「黃河大合唱」，改名爲「保衛黃河」，所以在每星期六的遊藝會上，我總是唱游擊隊歌。那時有一位女同學總是唱「松花江上」，而且每次唱到一半就會難過得唱不下去。學期終了考試時，她總算唱完最後一句：「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我才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

鄉。」可憐她已經變成小淚人了，張老師給了她音樂一百分。周效棟所唱的「大刀進行曲」獲得同學很多掌聲，那歌的原歌詞爲：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砍去！

前線抗戰的弟兄們，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

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

咱們抗戰弟兄勇敢前進，

看準那敵人，

把他消滅，把他消滅，

衝啊，殺—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一，二，三，四。

一—二—三— 四。

這歌在西北很流行，後來我加入空軍，入伍的時候也唱各種軍歌，在重慶那方面好像不太有人會唱。周效棟每次唱這首歌，不知何等原因，每次唱完第四句，即第五句的開頭：「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時，總會忘了詞，他也總是楞一下，他身材微胖，兩臉圓嘟嘟地，唱了那麼多次也不想改進，也只是由楞，顯而易見地是想，接著想不出來，他笑了，給大家深深一鞠躬下台，大家給他的掌聲更爲熱烈。

說及周效棟還有許多話，可惜我們只相處三年，是長長的三年？還是短短的三年呢？如今反而說不明白了。

第三章　大饑荒大蕭條

抗戰八年我們家都是在陝西省度過的，勝利後因爲我考上空軍才離開，父母親與妹妹仍留在陝西，其後，父、母親的墳山在那兒，等於是落籍陝西了。我妹妹與她的大學同學結了婚，她的同學是寶鷄人，因而我的外甥和外甥女都有燕人和秦人的血統。

那，蘆溝橋事變後我們爲什麼沒有逃向別處而是陝西省呢？也爲什麼沒有留在北平像我爺爺、大爺、三叔他們那樣，他們也都活得好好的，沒有被日本鬼子燒殺擄掠呢？原因是我舅舅。我舅舅在我的命運變化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早在對日抗戰以前，我舅舅一家三口，，即我姥姥我舅媽他們已經住在西安了。我舅舅是陝西省銀行的司機，那時代的汽車司機是極賺錢的職業，陝西省銀行也只有一部汽車，一個司機，他常常開車跑西安到成都的路線，算是見多識廣。在他的推介之下，西安被日本飛機轟炸以後，我們家才找到鳳翔縣那麼安靜又純樸的桃園避秦。

鳳翔在唐朝時代很有名，我們家搬去時無自來水、無電力、城廓整齊，亦一如唐代，但是，即使真地在唐朝，若時逢安史之亂，恐也無法以桃花源喻之了。鳳翔有一個軍校的分校，是否也是要避日本轟炸才搬去的，我不知道，但是每逢星期假日我和周效棟在街上閒逛時，曾不止一次看見軍校學生欺負甚或踢當地人，唐朝的軍人們也不會高明到那兒去。

到了鳳翔，才知道和我舅舅有同樣見識的，不止是軍校，其他逃難人士還有許多。我們班上三分之二的同學是外省人，又以東北人最多，，東北人很容易分辨，他們說話的口音和北平人差不多，可當他們喊「打倒日本人」的時候，會說成打倒日本「銀」，其次，他們的後腦杓都是平平的，教室裏和我同坐一桌的王振文，就是東北人，偶然側頭時，他的後腦杓被我看得清清楚楚，這與張學良的東北軍撤退到陝西省有關。

反正不管是東北人還是其他省份的同學，他們家一定會租房子住，這無需懷疑，房租也不會很高，否則怎會吸引那麼多逃難人士。僅僅就一個軍校來說，是西安王曲第七分校的一個總隊，我們家對面就是大操場，，軍校學生每天上午在那兒出操，因我後來自己也有出操的經驗，略微估計應有八百到一千名學生，不但學生要住宿，他們的

教官必然有帶眷屬，需要租房子住的。僅僅因爲我舅舅的關係在鳳翔租屋而住的就有我五舅老爺夫婦倆，有一陣子我舅媽也來鳳翔租屋而住。我們家租的是個大雜院，除了房東一家，還租了一家河南夫婦，北屋租給我的童軍老師姓汪，她的先生是軍校教官，那一學期臨考試前一天我去她屋裏請教，她透露了不少，以至我拿到童子軍那門課一百分。

周效棟他們家租的小四合院，大門口有兩個石頭獅子，雙扇大門，進門是一座映壁，四周有雕磚的雲紋圖飾，前面種一大叢竹子。正房坐北朝南，得上三層台階才進得去，我從來未上去過，大約周效棟也未進去過。正房住的是房東寡婦和她的女兒，偶爾房東的女兒會出來跟我們說幾句話，她最喜歡問我們有關學校的事，談話都很短暫，總是被她媽聽見把她叫回去，可能是纏了小脚的緣故，她看起來年齡好像比我們大。

談這些瑣事有意義嗎？當然有，立刻會告訴你。再補充一下，我和周效棟每年暑假，每個星期日，三年中踏遍鳳翔縣城內、外每一吋地方，連傳說中的「鳳凰泉」我們都探測過。城外西北角的確有一片窪地，一大片全是蘆葦，不脫鞋襪根本休想進入。從那片窪地流出一溪清水，成了北城和東城的護城河，先灌溉了北門外的一大片菜園子，

溪水流經之處不時可見裹了小腳的女人跪在溪邊，用洗衣棒敲衣服。真的，鳳翔城內城外，我們都看過了，唯獨沒見過｜什麼，是電影院嗎？鳳翔無電，那來的電影院呢。就是沒有見過人家蓋新房子，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從未見過「建築工地」。那麼所有遷來鳳翔的外地人都能輕易租到房屋，這代表初步的結論，即鳳翔縣的住宅用房屋的「空屋率」很高，何以如此？答案要等到民國七十年才知道，想不到吧？

軍校也沒有蓋新屋，整個學校搬來鳳翔的答案最先知道。民國四十年初，我由淡水調到空軍總部服務，我們所乘的四十二路公車在空總那一站的站牌標示爲「工專站」。當時空總三面都是稻田，僅僅後門所對著的濟南路是住宅區。空總的三層紅色磚造樓房既防風又防震，原來那是工專的校舍，工專校舍如何變成空軍總部的，我不十分清楚，總之，工專並沒有停課，是被迫還自願我更不清楚，工專在瑠公圳附近找了處稻田蓋了簡陋的新校舍。由此延伸，首先我明白了鳳翔軍校的問題，鳳翔軍校的校舍是鳳翔師範學校，我所讀的小學就是鳳師附小。鳳翔師範讓出了校舍，但也沒有蓋新房，他們在鳳師附小對面的巷子中找到好幾幢類似於倉庫般的大房子安頓下來。軍校如何鳩占鵲巢，是徵用？借用？還是價購？這是否與我們台灣的空軍總部使用工專的方式類似？這些事得有一分證據說一

分話，我毫無任何證據只能猜測而已。真正的問題是，鳳翔縣城內未蓋一幢新房子，卻容得一個軍校，和那麼多逃難者家庭，空屋率特高爲什麼呢？此題難解。一直要等到民國七十年之後，才恍然大悟，是因爲我看到了一本叫做「天災」的書。

天災（Ｄｉｓａｓｔｅｒ）是由大英百科全書的編輯群所編，美國Ｂａｎｔａｍ／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圖書公司於一九七八年首版，我看到的是第一版，後來知道他們又增訂新版多次，想必那套參考書的銷路不錯，我想二〇〇五年的新版，也必會把南亞大海嘯和卡翠那颶風加進去。書中不但有地震、火山、龍捲風、颱風、洪水、雪崩、土石流、乾旱等的生成原因簡述外，還有歷年來的記錄。例如，地震一章中，記錄人類有史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地震，出現在公元一五五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死亡八十三萬人，地點是中國陝西省。該書第一七二頁，記載人類因乾旱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發生在公元一八七六｜七九年，即滿清的光緒二年到五年之間，地點又是在中國的陝西省，死了多少人呢？書中說九百萬到一千三百萬左右！因爲連續三年無雨，又以交通不便，救援糧食—書中提到本國與國際—很難送達，所以處處都有萬人塚（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ｍｅｎ ｈｏｌｅｓ）。當

時全中國人口怕還不到四億人，一千萬是全國人口四十分之一，而且都集中在陝西省，鳳翔分到了多少萬?

似這等使國人餓死一千多萬應爲歷史上的大事，不過我國歷史自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以來，以後記載的都是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甲午之戰的事，民國以後無非是袁世凱、孫中山、曹錕、張作霖，餓死人或淹死人都不入正史。

旱災死人與其他天災死人有明顯的不同處也有相同處。

先說不同之處。像外蒙古戈壁大沙漠、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等地區，從未聽說他們有「旱災」，只有撒哈拉大沙漠南邊和西邊所謂「沙海」（Ｓｈａｌｅ）地帶的一些國家，才會傳出旱災災情。因爲大沙漠不適合經營農業栽培，也無人在那兒靠農業吃飯，，縱然十年、百年不下雨，無人受災。但黃河流域是中華文化的孕育之處，包括陝西省在內，不但森林早已失踪，農地也被過度利用，渭水怕早已經比黃河更「黃」了，「涇渭分明 」這個成語可爲例證。說也奇怪，不是早在秦代，李冰父子便修過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嗎，又如「鄭國渠」亦在秦代建成，然歷經漢唐盛世的首都均在陝西，陝西怎會沒有水利建設呢？

大陝探親以後，爲了給父母親掃墓，曾登寶雞市北邊山坡，經一半，我妹妹特別介紹我看一個一米寬深的水泥

建築物，說是引渭水上游之水下來灌溉用的，其中水質清澈，足見渭水之水並非原本黃色，乃一路沖刷黃土高原而成。類如陝西省這樣有若干千萬人靠農業吃飯，而完全無大型水利建設，可以說已遭天譴，餓死一千萬人，也真是無可奈何了。一九二九年，即我到鳳翔的十年之前，陝西又有旱災，也死了人，人死多了，自然空出的住屋就多。

以上是旱災與其他天災的不同之處，也有相同處。例如雪崩、土石流以及洪水等，乃是因爲人類入侵了原本不屬於他們的地域，以爲蓋了高樓，修了堤壩，建了防水牆等，便可以自由剝奪大地了。可能混得過一天、一年、一百年，，然一旦等到大地反撲的時候，人類那點薄弱的力量實在微不足道。若說所有的天災都源自於人禍，也不算過份。

一九二九年可能是世界，最少也是美國天災、人禍最多的一年，先說天災，這也和乾旱與土地過度開發有關。如今的北京，每年春天還會出現沙塵暴，騎自行車者得扮成蒙面人，才可免於頭髮中灌滿沙粒或黃土。美國的大草原（Ｇｒｅａｔ　Ｐｌａｉｎｓ），包括堪薩斯、奧克拉荷馬、德州、新墨西哥和科羅拉多州的部份地區，當初移民者大量擁入，完全沒有考慮到當地的雨量統計資料，發現大草原的土地極容易開發，便種值了小麥、玉米之類。

雨量充沛的年代收穫好，怎麼也沒料到一九二九年之後連續幾年少雨，不但農作物沒有收成，連原本已開發的地面黃土都乾碎裂成爲「塵土坑」(Ｄｕｓｔ　Ｂｏｗｌ)。有正式記錄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地面塵土被強風吹到八千公尺的高空，再隨高空的西南氣流向東北方飄去，不但遮黑了天空，且最遠飄到美國東北角的新英格蘭各州，甚至一平方畝的農地落下二十五噸的塵土。大草原鄰近的新開發地區更慘，即使有水源灌溉的農作物也被沙塵覆蓋掩埋了。曾獲一九六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史坦貝克（Ｊｏｈｎ　ＳｔｅＩｎｂｅｃｋ　１９０２－１９６８）所寫的「憤怒的葡萄」和「人鼠之間」等書，就是針對這次的大天災，以及同一年代發生的人禍大蕭條痛下針砭的。

「大蕭條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此處不是指氣象學中所用的低氣壓，也不是指一個人的心情低鬱，用大寫字母「D」開頭，已經是經濟學中的專用名詞了。研究大蕭條的書可能汗牛充棟，只是我看過的均爲詆毀資本主義的說法，那時蘇聯建國已超過十年，我看到的中文書籍說，大蕭條時無人敢在紐約華爾街上散步，因爲很可能被失敗跳樓的資本家壓死。又說，富人們把大批大批的麵粉倒人大海，以提高價格，奈何價格儘管低得嚇人，窮人還是買不起。倡導資本主義的始祖亞當斯密，如今已被

稱爲古典經濟學者，言外之意是他那一套已經不流行了。亞當斯密鼓勵取消各種管制手段包括關稅在內，只需滿足人們像野獸般地貪婪，讓適者生存，弱肉強食就行了。這種掠奪式的森林法則，只適用於老虎捕殺羚羊，因爲牠們的社會中沒有股票、存摺，更無任何交易行爲，老虎只在饑餓時才捕殺羚羊，甚至連多殺幾隻儲存起來的念頭都沒有，但，人類呢？

拯救資本主義的重責大任將由另一位經濟學家想出來，他是凱因斯。約三年多前，我搭乘港龍航班由西安飛香港，途中和一位新竹清華或交大的經濟學教授鄰坐，他說，他每周都要往返西安和新竹一次，爲了去西安授課。當時中國的朱鎔基總理正在實行「宏觀調控，擴大內需」， 我立即抓住機會向經濟學專家請教。我問，如今蘇聯解體，連號稱共產主義的中國也遵著凱因斯的路子走，難道全世界除了凱因斯以外別無大師了？他想了一下，似乎很納悶我這位老先生怎麼會提出這種外行，又有點難以用二分法回答的問題。他說，一般經濟學家都相信他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只是現在經濟學也越分越細，解釋起來互有出入罷了。絕對沒有想到此刻我會轉述他的回答，否則索取一張名片，知道他的大名也可立此存證了。

以前，台灣反共抗俄時代，稱共產集團爲「管制經濟」，美英集團則爲「自由經濟」，若，自由意味著放任，管制指的是政府插手，則自從一九二九年美國以及全世界大蕭條之後，便早已不是放任，且政府也插手管制了。

凱因斯（Ｋｅｙｎｅｓ，　Ｊｏｈｎ　Ｍａｙｎａｒｄ　１８８３－１９４５）也是英國人，美國著名的胡佛大水埧、和舊金山金門大橋，均因他的理論而修建，老羅斯福總統的新經濟政策靈感來自於他，甚至延續到了朱鎔基和溫家寶。凱因斯的理論是擴大政府信用，欠債也可以，盡量花錢就是了。資本主義政府的主要責任是在減少失業，失業的人群購買力弱，會連帶使各行各業蕭條，修建胡佛水埧僱用了多少人，便等於增加了多少購買力，市場被消費了多少產品。凱因斯挽救了資本主義的缺失，也讓資本主義國家懂得辦理社會福利事業，甚至於國際援助並非絕對陪錢的。他爲資本主義效力了七十年，有七十年的汗馬功勞。

他應該退位嗎？是的，至少瑪拉寇斯認爲凱因斯系統想法，極容易鼓勵地球人浪費揮霍，人類擠在資源有限的地球上，想要永續發展繼續存活下去，必須盡早推行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的觀念，萬不可拖到悔之晚矣的地步。我在說些什麼呀？這像是一個十歲出頭的兒童所說的話嗎？

大約，我以爲自己還在編「老天月刊」呢，真可謂老糊塗矣！

第四章　　抽在心口上的鞭子

我覺得還是應該把周效棟與我的三年友誼如何結束的，担白交待出來，這事足以顯示出我當時的幼稚，甚至可以衍申出，我至今執筆時仍未脫幼稚心態。

且說那天下午，我在周家院子玩時，突感不適，隨即於台階上坐下來。周大媽問我怎麼啦，同時用手摸摸我的額頭說：「好燙啊！快進去給你周大爺看看。」我回家時握了一大把，周大媽從映壁前竹叢中採的嫩竹葉，還有一張周大爺開的藥方，一到家就告訴姥姥說：「周大爺說我出疹子了。」

不知道睡了幾天，中間想必喝過我姥姥照方子抓來的藥，直到有一天白天醒了，想起床了，才到院子裏走了一下，恍如隔世。記得我們同院有一位女生，也是我們學校的同學，她還過來跟我談話，很快被她媽叫回去，出疹子是會傳染的。

大約過了安全期以後，我姥姥讓我去謝謝周大爺，還準備了很小很小一盒綠豆糕，我說他們家那會缺這個吃，

姥姥說：「這是個禮兒，人家可是個儒將啊。」我問什麼是儒將，我姥姥說儒將是有學問又當大官兒的，「你要好好唸書，將來才可以做儒將。」

我果然照著姥姥的話，提著長長提繩下面懸著的寒傖綠豆糕，去正式向周大爺致謝。我們家庭不能算是耕讀傳家，因爲我們北平家中連塊農地都沒有，也不能說成書香世家那麼高貴，勉強歸類，只能說是北京的小市民階級。此即，我後來所稱的「小資」，老北京的小市民有一個共同點，即特別講究「禮兒」，這可以從老舍的「茶館」中看出來。小市民的子弟自小訓練得循規蹈矩，有些小市民就是憑著禮兒周到才混到一輩子飯碗。緣由從明、清到民國，到今天的北京改革開放，北京的服務業就十分發達，此處「服務業」定義比今天我們所稱的狹窄多多。服務業需要的是彬彬有禮，溫良恭儉讓乃基本條件。我提著綠豆糕，穿著我姥姥幫我換上新洗的衣服，進了周家大門，一過映壁就大聲地說：「周大爺，我姥姥讓我給您道謝來了。」

周大媽接過我那一小盒綠豆糕，還直說讓您老人家費心了。周大爺讓我伸出舌頭給他看了，囑我，想吃點什麼就儘量吃，用不著再忌嘴了。等我有了發言的空間時，我才說，這也是規矩之一，大人說話時要注意聆聽，不能隨

意打岔。我的第一句話就正正經經地說：

「我姥姥說您有學問，又是大官，叫我好好唸書，將來跟周大爺學。」

想必一個十二歲的小孩用這種方式稱讚他，他也很高興，咯咯大笑說：「什麼大官小官的，我是當兵的。」

剎時之間我臉色大變，一個循規蹈矩的小孩也該有愛恨的分別，雖然周效棟已經在一旁大叫：「我爸爸不是兵，他是官。」可，周大爺仍然說：

「官與兵有什麼分別，都是效忠國家嘛。」

可能是出疹子之後身體虛弱吧，我幾乎要暈倒了，急忙用手扶著椅把，周大媽想必看出我的不對勁兒，說讓我坐下來，病剛好，，待會兒快回去休息。而我「心」裏並沒有暈，想著，對呀，官兒與兵有什麼分別呢？都是可以欺負人民，，踢人打人的。日本鬼子都占領我們一半國土了，軍人不去打日本人，卻踢自己的同胞！

我是怎麼回家的，忘了。姥姥追問我周大爺說什麼啦？忘了。綠豆糕交給周大媽了嗎，是那個周大媽？忘了。不知道這種現象算不算一般人所的「失神」，或乩童們在神壇前發作的那一種，總之完全忘記了周效棟一家人，也

忘了踏出他們家大門後所發生的事。此後，在我的人生中曾發生多次類似情形，這應是我的人格特質之一。下次見到周效棟，是不知多久後在大操場上。

我們同住「行司巷」，對面就是大操場。每天上午軍校學生在那兒出操，黃昏，軍校的號兵圍成一個圓圈練習吹軍號，他們脚上穿著麻鞋，有點像我後來在四川舊市埧穿的草鞋，可以看見他們的脚指隨著號聲打拍子。我們小孩在四周玩，也有大人散步的。約在每年晚春時分，操場四周有白色、黃色的蝴蝶在草叢中出現，我也捉過蝴蝶。草叢，認得出名字的有狗尾草、蒲公英，還有一種別處少有的「車前子」，後來看詩經集注，知道是可以醫治婦女不孕症的，已婚的婦女得偷偷去採，免得別人笑她急著生小孩。大操場沒有什麼設備，連籃球架或足球門也無，只有一座叫做司令台的簡陋土台，坐北朝南位於大操場的最北面。

這司令台可是很重要的，每年國慶日國恥日（五月七日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件賣國協定的日子），小學生都得集合在這兒聽縣長、竇舉人演講。縣長的話可以聽懂一半，竇舉人是鳳翔縣唯一的舉人，社會地位必高，只是他的話完全聽不懂，偶然聽得懂的是「打倒日本鬼子」。

那天大操場上顯得很熱鬧，司令台上有人演講，但聽的人不多，人多的是鑼聲來處，滿滿地圍了一圈人，我很容易就擠到了第一排。原來是個老頭帶著一位姑娘唱小曲，老頭坐在小櫈上拉琴，姑娘唱了孟姜女之類的，老頭就脫下破毡帽向四周觀眾討錢。我當然沒有錢給，可抬頭看四周的大人，也捨不得丟幾個銅板。老頭嘆口氣再坐回去說：「姑娘，咱們再唱兩曲吧。」就在此時，有個穿中山裝的人走進場內說：「老大爺，我們講完了，請您爺兒倆到台上表演吧。」老頭跟姑娘商量了一下，似乎答應了，我們大家也跟看擠到司令台前去。

那位姑娘很會唱歌，且大部份我也會唱，例如她唱的「槍口對外」。全詞爲：

槍口對外，

齊步向前，

不傷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我們是鐵的隊伍，

我們是鐵的心，

爲我中華民族，

永做自由人，

永做自由人。

她唱這歌的時候，把左手放在肩前做出槓著長槍的姿態，右手隨著她雙脚的原地踏步動作前後擺動，歌唱完了，還舉手向觀眾行了一個軍禮。下面一片掌聲，然後又唱了幾首別的歌，觀眾都予熱烈的掌聲。接著就唱「長城謠」了。歌詞的前段是：

萬里長城萬里長，

長城外面是故鄉，

高梁肥呀大豆香，

遍地黃金少災殃。

自從大難平地起，

姦淫擄掠苦難當，

苦難當啊，

奔他鄉，

骨肉流散奔四方.....

那姑娘從「自從大難」起就唱得慢了，「苦難當啊，奔他鄉」時，已經唱得走調，她，她眼睛紅了！對，眼淚

流出來了，到底爲什麼呀？「骨肉—」二字後她停了，啜泣，用衣袖拭淚。老頭停下胡琴，抬頭，，皺眉，生氣地吼著：「怎麼啦，唱呀—」姑娘只是哭，老頭放下琴站起來，對台下鞠躬說：「對不起，對不起鄉親們。」回身又對姑娘吼叫說：「哭個什麼，接著唱！」

姑娘也夠執著的，還是大聲地哭。

老頭真地被氣著了，我還沒有看清楚，老頭竟從身後取出一條鞭子，難道他會用鞭子嚇唬那姑娘嗎？此時只聽見一聲慘叫，第一鞭已經抽在姑娘身上了，眼淚也已充滿了我的眼眶，然後第二鞭、第三鞭……我的心縮成了一團。這時已經聽到台下有些人叫：「放下鞭子。」「放下你的鞭子！」老頭被氣得已經兩眼發直，那裏聽得見台下的叫聲。好在有一位勇敢的類似警察模樣的人跳上台去，搶過老頭手中的鞭子，一面憤怒地喊：「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人家？」一面隨手「啪」地一聲，鞭子抽在老頭身上，抽得很重，老頭被抽得跳起來，並用雙手摀著屁股。未待第二鞭下去，姑娘突然搶步阻在老頭身前，並向高舉鞭子的那人跪下，一面哭一面哀求說：

「先生，別打了，他是我爺爺！」

「爺爺」兩字一說出來，我的淚終於衝出了眼眶。台下則不斷有人丟銅板或零錢到台上去。接著的記憶是在淚眼模糊中的印象，姑娘說他們是東北人，，姑娘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她媽被抓去沒有下落，她跟著爺爺流浪到這兒，只想討幾個錢過日子，只是剛才因爲想到了爹娘，所以唱不下去等等，警察也說，反正咱們都是被日本鬼子害的.....。後來，多久之後的「後來」不記得，才知道這是名作家田漢(1898-1968)所編寫的「街頭劇」，類似於最新的互動戲劇，劇名就叫「放下你的鞭子」。

當我依然淚眼模糊時，周效棟從後面拍肩說：「你在這兒，爲什麼很久沒來我們家了，我媽老唸叨著你呢。」我們找到了大操場南邊的小水溝邊的草地坐下來，，雙脚垂在下面，把積了很久想問他的話吐了出來：

「周效棟，你爸爸真是當兵的嗎？」

「我爸爸不是兵，是官，，官和兵不一樣。」

「可是你爸爸說，官和兵都一樣—」

「官和兵絕對不一樣，當兵的只能坐火車不買票—」

「什麼？不買票可以坐火車！」

「看戲也不花錢.....」

周效棟似乎永遠不會明白，他的話也像老頭的鞭子，句句都抽在我心口最痛之處。他還接著說：「當官的不一樣，我爸爸說，他們有一次大撤退，到鐵路線上的一個小站，端著手搶讓站長派車廂運送他手下的士兵，那站長嚇得尿濕了褲子……」他終於停了，看出我的失神，然後換個話題說，他爸爸讓他約我和李英超等同學，去他們家吃飯，慶祝將到來的小學畢業。沒等他說完，我就冒出一句：

「還吃！我恨不能把吃過的炸醬麵都吐出來！」不知是否受台上姑娘的傳染，我竟也放聲大哭。我的失態可能真地嚇著他了，周效棟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辦，楞了許久，才轉身飛奔而逃，胖胖的身體顯然無法逃得更快。

我們快要畢業了，我媽說爸爸從寶雞市來信吩咐，若是我考不上中學，等著被扒一層皮吧。大概我姥姥和我媽都怕我被杁皮，催著我唸書，不准出去玩。我買了一本「升學指導」，用抗戰紙印的，厚厚一大冊。每天坐在我們院子西南角一塊凸起土地的大槐樹下面看書，當然也看看地面上爬行的螞蟻。當地的螞蟻有兩種，一種淺咖啡色，

體積很大，均爲獨來獨往行動匆忙，另一種爲黑色，小得多了，是結隊而行。夏季是昆蟲忙碌的季節，槐樹下有一種特別的槐樹蟲，白色，像蠶，比蠶小，行進時身子中部拱起，像我們台灣淡水河上的關渡拱形橋。槐樹蟲大約生活在槐樹上，以槐樹樹葉爲主食，偶爾掉在樹下，便成爲黑螞蟻的食物，得一大群爬到那蟲身上，彼此爭纏很久，才能帶回洞中。

「升學指導」還是管用，我考上位於東湖旁邊剛剛成立的鳳翔縣立初級中學，李英超落榜了，周效棟老早就說過要唸東關外的競存中學，那得住校才成，競存中學大大有名，以後我會提到。我媽張羅著買做制服用的白粗布，手工織的，只有市尺一尺半寬約十八吋的寬度，我姥姥又拜託房東太太的男人幫我用手工染成草綠色。

這事得稍加解釋，我們房東是個瞎子，可他每天仍能在院子靠西邊的磨房趕驢推磨，並篩製麵粉，我們家吃的麵粉即爲他們磨房生產的。他們有一個兒子，比我小個一、兩歲，印象中沒有上學。房東太太雖然是纏小腳的，又有丈夫，卻有一位情夫，是河南人，怕也是逃亡陝西的，常常留在房東太太房裏過夜，他的瞎子丈夫也不過問，或過問了也沒用，我姥姥不知怎地知道那位河南老鄉會一手染布的本領。當天我也在現場看，燒一大鍋開水倒進顏色，

另準備一大盆清水，只看他動作很快地把白布平整地放進染鍋過色，又很快地拉出丟入清水盆內，布很長，不能浸太久，又不能有一角未浸到，雙手又不會弄上顏色，此乃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所謂的「技術」或「技藝」。我姥姥和我媽都自幼長在北平，除了綾羅綢緞，但凡是買棉布就必然是「洋布」，我姥姥說，這種手工土布既結實又厚，足可以穿三年。

英國工業革命已經三百年，我們在鳳翔買土布這事發生在一九四一年。大概八年抗戰時海港都被日本人占領了，洋布運進來的成本太高，這才讓手工土布有了製造售出的機會。那時的洋玩藝兒很多，香煙叫洋煙，，以彩色紙包著的糖球叫「洋糖」，我媽洗衣服用的「日光皂」叫洋胰子，火柴叫洋火，另外還有洋燭、洋紙、洋油燈等，大的至於洋槍洋炮更不用提了。一直到今天，我們台灣不是還要花六千多億新台幣買洋飛機、洋飛彈、洋戰艦嗎？

可惜那草綠色的厚實土布卻無緣穿上身，甚至還沒有找裁縫量身，日本人就在鳳翔丟炸彈。被日本人轟炸，這是我的第一次，一個人一生中總有許多許多的第一次，並非所有的第一次都值得一敍。

父親於轟炸後不久便來到鳳翔，說寶雞房子已租好，與其分居兩處挨炸不如聚在一起挨炸。我不記得曾去周效

棟家道別，我姥姥大約已經坐我舅舅的大汽車回西安了。我們一家四口由鳳翔坐騾車到虢鎮，再由虢鎮坐火車去寶雞，寶雞縣中穿黃色童軍服，且是寶雞織布廠出品的洋布，未能穿到那身綠土布衣裳，想想，蠻遺憾的。

記否？我說過我想對竹生說的是一段事和一個人的故事，一段事自然是瑪拉寇斯，那一個人呢？我是在虢鎮第一次見到她的。

告別這只能留在夢中的挑花源，要是沒有軍校或許更美一點，或許也不會和周效棟發生誤會，怎會想到大操場一別竟永無機會再見到他呢？一九九〇年四月，我曾去鳳翔尋找舊夢，四周城牆都拆光光，街上擠滿攤販，唯一可供追憶的是東湖的大柳樹，傳說乃蘇東坡在鳳翔所手植的，環湖皆柳也，五、六人合抱不過來。

東湖的大柳樹，樹葉仍青青，或許和我逐漸蒼老傴僂的身影相比，柳葉更爲青青了。

第五章　　第一次見到她

到虢鎮了，看見了火車站，站前有一排由攤販構成的小街，但沒有見到「鎮」。我猜想這怪名字—虢，我特別查了字典，注音爲ㄍㄨㄛˊ，但陝西人卻念「歸」音，一定跟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有關。

資治通鑑寫楊貴妃之死出奇地簡略，只有「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十四個字，這給了後人許多想像空間，甚至日本人說被日本僧人救到了日本。唯，之前以及之後對虢國夫人等的描述反而用字較多，之前，楊國忠、韓國夫人、秦國夫人遭亂軍殺害；之後，楊國忠妻、子和虢國夫人向西邊繼續逃跑，到了陳倉被縣令捉起來正式伏法。陳倉就是楚漢相爭時張良計「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陳倉，乃秦嶺的一個曲折狹窄的南北通道，虢鎮就在附近。

上一次坐火車是民國二十六年，由石家莊上車，經平漢鐵路到鄭州住一夜，次日搭隴海鐵路西行到西安。由西安到鳳翔是坐我舅舅開的陝西省銀行的大汽車，事隔四年又搭乘火車了。四年中我似乎成熟多了，開始了解父親的

辛勞，他盡出全力供我讀書的苦心。

我們上了火車，一排三個坐位，我爸爸靠窗，我坐中間，我媽抱著妹妹坐沿走道，妹妹那年四歲。爲什麼要把火車的座位說的這麼清整呢？又不是坐飛機，這很重要，因爲她就坐在對面一排的靠窗位置上。

在聽我和她見面的故事之前請允許我先說一個別人的故事，也都是真人真事。是抗戰時期，很可能跟我的故事發生於同年，亦即民國三十年，地點是四川省鄉村，主角是一位四川省某縣籍的空軍飛行員，注意，當時開汽車的已經十分了得，開飛機的那還得了。有一天飛行員休假，穿著很配合他們家鄉風味的衣服，回家看父、母親還有祖母，回來的時候帶著祖母給他的芝麻桿麥芽糖和其他一些家鄉食品，沒想到半路上被抓了壯丁。

什麼叫「抓壯丁」？這還用解釋嗎？此事唐朝就有，杜甫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即述那個時代抓壯丁的事，不同的是，石壕村被抓走的是老婦，抓去給軍人煮飯的，因爲老夫一聽到敲門聲就越牆而逃了。開放大陸探親以後的第一部探親電影，主角孫越就是被抓壯丁來台灣當軍人的。

也有一個故事，也許真是故事，說探親以後有一位老兵回去探親，知道他母親已經過世，乃帶著半瓶的醋，經

台灣、香港、青島機場海關，關員問瓶子裡是什麼，說飛機上不可以帶汽油的。老兵什麼也不回答，只把玻璃瓶上的軟木塞拔掉，給關員聞聞看，對方問：「是醋嗎？」老兵回答是，其餘問題一概拒不回答。

老兵終於在闊別四十年後，跪在母親墳前了，他沒有準備什麼祭品，只把那半瓶醋放在母親墳墓前面，說：「不孝兒—媽，我回來了。那天您讓我到村中雜貨店打醋，這一去就是四十年，想必您在心裡罵過我、貪玩，當天晚上您就發愁了，對不？媽。兒不敢想，這四十年您是怎麼熬過去的，媽，兒也是牽腸掛肚想著您啊，醋買來了，這瓶子我也留著…」

現在明白什麼叫抓壯丁了吧。那，爲什麼要抓壯丁呢？這絕對不是蔣委員長下的命令，也不是沒有徵兵或募兵的制度，純粹是軍隊的權宜之計，乃各級長官不得以的應變措施。那時候，軍中吃「空缺」的現象幾乎無軍無之，假定「連」的編制是一百二十名士兵，實際上頂多只有一百人，花名冊上的一百二十人是爲了按月領取糧餉及其他補給等，請注意「其他補給等」不包括槍枝彈藥，似乎上面也知道不會滿額的，何況原本槍枝彈藥就很缺乏，最多只給一百份槍彈，糧餉倒是給足了。看對日抗戰八年的戰史，你會發現有些戰役，史家特別指出參與此次戰役的 XX

師是編制足武器全，訓練良的部隊，明明意在言外地指，其他有編制不足、武器不全、訓練不夠的情形存在。一個「連」吃二十個空缺，好處不是連長一個人獨吞，上面的營、團、旅、師、軍長等都有分，應該是越上面的分的越多。

可，總有事與願違的時候，若有不上道的「視察」之類的長官要按花名冊一一清點怎麼辦？就聽說駐後方某縣城的部隊遇上了這事，爲了應付清點，當地最高部隊長和學校連絡，把在校的高年級學生找來，給他們穿上破軍服，每人給一個名字，排隊站好應點，等上面走了，脫下軍服，每人發兩個饅頭回家了事。

麻煩的是，在大陸撤退以前，國民黨軍人還有派系之分，若是調派或整編，成了不同派系所屬，且吃空缺的額度又高於一般「公定標準」？或要開拔前線，抓壯丁就在所難免了。

實際上，最常見的抓壯丁，大部分發生在開拔之前，開拔戰場之前是逃兵最多的時候，也最需要人手。平常日子，吃軍糧、拿軍餉，出出操，晚上免費看看白戲，倒也無事，一旦開赴前線，子彈可是不長眼睛的，稍稍有點智慧的人都會想到一個保命的方法，逃呀。軍人永遠都是政客的工具，唐朝如此、美國也如此，以二十世紀後五十年

來說，美國軍人打過日本人、德國人、韓國人、越南人、伊拉克人等，就有美國總統競爭者被對手稱爲越戰逃兵，我倒覺得做逃兵才是頭腦清醒的人。那些躺在棺材裏爲登陸琉璜島送命的美國年輕人，或燒成骨灰的日本神風自殺隊飛行員，若是看到如今美國和日本的親密戰友狀，即使是復活了，也一定會被氣得再死一次。

回到我所說的故事，我說的四川省籍飛行員，就是於上述不知什麼情況下被抓壯丁了，他幹嘛不說清楚呢？他的滿口四川鄉音，說自己是飛行員，對方信嗎？他幹嘛不拿證件出來？這點我可以代那位倒霉的四川飛行員回答。當時全國人民都沒有身分證，至於軍人，我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畢業，畢業後即是准尉軍官。可是軍方沒有發給我們軍服，我們是每個人分別到成都市的布店剪自己喜歡的卡其布料，各自選裁縫量製軍服，軍帽是各自在街上買的，因此我們那一期畢業了超過一百人，軍服式樣、顏色、軍帽，更別提腳下的穿著了，便有一百多種式樣，這，也算軍人嗎？當然算，還算是空軍軍官呢！而且這已是抗戰三年後的事。證件？對呀，我們畢業了，得搭乘空軍Ｃ－４７或Ｃ－４６型飛機，到分發地點報到，坐飛機總得有個證件或機票之類的吧？因此，我們也是奉命各自到成都街上買了一本叫做「軍人手牒」比手掌猶小一點的薄冊，上面印有青年守則、導言和軍人讀訓等，以前全部可以

背誦，如今早忘光了。大家把手牒集中，到學校的文書室蓋學校的大印，和班主任私章就行了，其規模還比不上當年魯智深在五台山出家時領到的「度牒」。軍人手牒用不著天天帶在身上，我以軍人身份在大陸待過北京、南京、廣州等城市，從未見到有人索看我的手牒。

所以，那位四川飛行員很可能沒有，也可能未帶任何證件，人家抓他壯丁，叫他如何解釋。

後來呢？你問。後來可以編成很精彩的故事，甚至可以編成荒謬喜劇，說不定早有人編過了。所以，接著還是回歸到自己第一次看見她的過程吧。

我們已經上了火車很久，車子仍未啓動。那時代，火車誤點了才算正常，軍方徵用車皮，日本飛機轟炸，都是理由。慢慢我注意到和我們所乘火車並列的，還有另一列火車，我爸爸稱那爲「悶子車」，車皮是鐵殼，有大鐵門，門的兩旁各有一個小方格窗戶，車內的人得站直身子才能看到車外。我們對面那一列車中顯然裝滿了人，因爲小方格窗口擠滿了人頭，都是男人。

我問爸爸：「對面火車上擠著些什麼人？」

「怕是—」爸爸聲音壓低說：「壯丁吧。」

「壯丁？什麼是壯丁？」

「就是要打仗的，」爸爸伸出頭向車外看看，「他們往東開，經過西安過潼關，就到前線了。他們要吃飯了。」

「怎麼吃法？」我也急忙探身往窗外，看見兩個人抬著一大簍饅頭，另一個穿制服、戴軍帽的軍人端著步槍。那輛「悶子車」顯然只能從車皮外開門，抬饅頭的兩個人用了很大力氣才把鐵門向兩旁拉開，裏面果然豎著滿滿的全是人。饅頭上面的蓋布掀開，車下的軍人大聲命令著：「一個傳一個，先傳到裏面去，每人一個不准多拿，有數的。」

就在這時一個豎在車內靠門的年輕人，突然跳下車來，軍人大喊：「上去！不准亂動！」那位年輕人猶豫了一下，然後好像下定了決心，快步向西邊逃去。接著的事發生太快，我也記憶模糊，只聽到「啪」的一聲，聲音並不很大，還不如我們車廂裏以及我爸爸的驚嘆聲，立即我的雙眼被我爸爸的大手掌遮住了。我媽問：「怎麼了？」我爸爸回答：「槍法好準，剛好打在後腦杓上。」我媽又問：「死了嗎？」我爸爸說：「那還用問。」

我在黑暗中什麼也看不見，甚至時間和空間都停滯了，只有車廂內雜亂聲音，是嗡嗡聲，不是什麼分辨得出來的聲音。我甚至忘了我置身何處、何時，又過了多久。

爸爸的大手掌挪開，火車已經移動了，我急忙再探身向車窗外看，外面，已經沒有那列裝載新兵的車了。景物移動由慢變快，我也慢慢坐回並由窗外轉回頭。不錯！就在對面窗戶旁邊的座位上看見了她，看見了她的眼睛，看見了她的眼淚！

像這樣的記憶，一個人的一生中不會出現多少次，祇是對我而言，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這，很難用文字形容出來，這不是一般地語言可以表達，也不是一段音樂旋律或舞蹈動作，甚至也不是影像的蒙太奇。那麼是什麼呢？有點像天文書籍的第一章，宇宙開始時的「大霹靂」，也有點像中國神話中的混沌初開，混沌原本無眼、無耳、無鼻、無口，需要等一個外力幫助，才終於打開。其實北京人早就有句俗話說：「總算是開了竅了。」一點都不錯，此後，我就開竅了。

開竅以後的第一個想法，那人，爲什麼要逃？

他是否有不得已的苦衷？

他是新婚嗎？

他想他的媽媽嗎？

他媽知不知道他要去上戰場了？

比較之下，台灣那位終於能夠提著半瓶醋到母親墳前祭拜的人何其幸運。我對自己說，將來我誓死也不當軍人，相反地，我要和軍人開戰，包括殺人放火的日本軍人，也包括看戲坐車不給錢，用手槍逼得火車站長尿褲子，沒有公平正義隨便踢人打人，和一槍便把完全無罪的逃兵打死的中國軍人。這個世界上應該有禮義廉恥，應該有公平正義呀！

如同看到自己的靈魂，我又抬頭看她一下，她依舊流淚，也不擦拭，兩眼的淚像兩條簾子，垂在她的前面。似乎，她隔著淚珠的簾子也看見了我。然而，後來怎樣我又不復記憶了。

我和她的那次見面，和賈寶玉第一次開竅完全不同，賈寶玉是夢遊太虛幻境。我的，不是夢也不是幻，確是真

正發生過的事，儘管已經被歲月塵沙掩蓋很久，但猶光亮閃鑠，悶子車的小方格窗口擠滿的人頭，鐵門拉開，裡面直直地豎滿的人，那年輕人跳下車，槍聲，我的雙眼被巨掌遮住.....

還有她，她的眼睛，她的眼淚，以及她心裡想的.....

第六章　別逼我們成爲烈士

來到寶雞市了。

每當想到鳳翔就會聯想到用古箏獨奏替它配音，只是有時會誤拂弦，全是因有軍人、軍校的不協調。到了寶雞應該選用京戲的文武場，大鑼大鼓地敲鏘起來，寶雞可是一個「大城市」。一直到我們由從大陸撤退，唯一橫貫中國由東到西的隴海鐵路，最西邊終點站仍止於寶雞。後來才由他們拓展到蘭州，再到新疆，再到中亞與歐洲鐵路接軌，這幾年已有貨車運行，是否有客運？那可是很夠瞧的東方快車，此點不得而知。

寶雞市有電力，有了電才有電影、有戲院，甚至還有一段日子上演話劇。全市最高最大的建築物是「隴海池」，乃建來專爲男性洗澡的澡堂子，怕是三層甚至四層大樓房，建築的氣派相當驚人。民國三十年秋天我們到寶雞時，已經不做浴室改爲警備司令部了，正確的稱呼應是「陝西省第九行政區警備司令部」，那位司令我見過，每年國慶日、國恥日，司令和專員都會出現向學生們訓話，每次都是專員禮請司令先上台，縣長比他們兩位，官職小多了。

隴海池如何變成警備司令部的，是價購？是租用？是借用？還是巧取豪奪？說不定有人知此底細。

寶雞原本也有城牆，規模比鳳翔差遠矣，東門附近無城樓也無城牆，想必很早前便拆了，北門和西門仍在，尤其是西門城樓上還豎了一支高旗桿。我們學校在西城門外，上學時只要看見城樓旁的旗桿上掛了一隻紅色大燈籠，就知道當天可能拉警報，日本飛機會來轟炸。

重要的商業區都在東門外，叫東關大街，東關大街的南面過了鐵路平交道，一大片區域都叫「河灘」，是由逃難人群在渭水河邊組成的違章建築群，也縱橫成街道狀，房子全是蘆棚搭建的。星期日我常常和張賢政一塊去閒逛，裏面有摔交的、說相聲的、賣狗皮膏藥的，賣綠豆丸子的和胡辣湯的。民國三十年以後對日抗戰已經進入第四個年頭，生活更爲艱苦，一般人的生活水準都低。印象中寶雞市工商業發達，但未見到像樣的餐廳或飯店，說不定也有，重慶那時就流行「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說法，不然像司令、專員之類的大官到何處消遣？只是一個初中學生的記憶中沒有而已。

寶雞初中三年是我大開眼界的時代，除了看電影、看戲、聽相聲、吃河灘上的小吃以外，最難忘的應是看話劇

了。是正式的舞台，有佈景、燈光，到台灣後曾經有機會向前輩請教，才知道當時在寶雞市領導劇團並擔任首席男演員的戴涯，是大後方相當有名的話劇演員和導演。我們那時看最多的自然是曹禺的戲，有日出、雷雨、原野、北京人等，當然並不全懂，例如雷雨是後來看到了劇本，才懂得訴求些什麼。有一齣也是曹禺的劇本叫「蛻變」，主角是梁專員和丁大夫，有轟炸的佈景和效果，印象較深，另一個印象也深的話劇，不知是誰編劇，劇是「杏花看春雨江南」，故事全忘，唯，其中的佈景、燈光、音效如同置身雨後的江南，雖然那時，我根本不知道江南是什麼樣子。

有一齣話劇影響了我的一生，這話太誇張，影響一個青少年身心發育的因素很多，他自認影響深的未必是真正原因，反正我相信那齣話劇改變了我的思想方式，那劇的名字是「忠王李秀成」。我生平有閱讀劇本的嗜好，在台北的五十多年中很少有機會看話劇，但凡是到手的劇本，無論中外古今包括反共時期類如「音容劫」等，我都看了，來台灣以前也如此。但從未找到「忠王李秀成」的劇本，也不知道誰編劇，故事是說太平天國末期的忠王李秀成被捕以後，當然是殺頭了，臨刑以前他說了一大段獨白，同一年代的舞台劇如「售貨員之死」、「慾望街車」「素娥怨」

等，絕無可能有這麼冗長的獨白，但那時戴涯先生演得真好，每一句甚至每一個字都充滿了感情，十五歲的我完全被他的獨白所吸引。李秀成分別向已殉國的天王洪秀全以及東王、翼王等述說自己的愧怍，未能完成他們的大業，又向未來繼起者仔細叮嚀，最後才是忠王李秀成給統治者的忠告。

不知道爲什麼，那篇忠告給了我太深太深的印象，我幾乎可以全部背誦出來。可是誰又知道，用如今飽經世故的語言和文字重述出來的，會不會歷經發酵和醞釀，已成酒精，有幾個字是人家忠王李秀成在舞台上親口說出的呢？但我還是要把記憶中的敘下，他說：

「你們，高高在上的有錢有勢的人們啊，你們以爲砍了我的頭就高枕無憂了嗎？你們錯了，你們永遠不會明白，你們加在我們身上的各種苦痛之中，死，是最容易接受的，何況我們還會落一個『烈士』的好名稱！

你們，你們用慢火煎熬我們才更可怕，你們讓我們飢餓，讓我們受凍，搶走我們的一切，可憐那些孩子們也只能跟著我們挨餓受凍，手臂像枯枝，肚腹凸如鼓！來吧，砍了我，反抗、反叛你們的仇恨已經在我們的血液中流蕩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泥土裡全是我們的血！

你們，來砍我吧，即使是那一顆顆被砍下來的頭顱，也總有一天會冒出來，會聯合在一起，割你們的喉，吞你們的血！」

這，是瑪拉寇斯最早的原動力之一。

寶雞三年，日子越來越難過，物價漲了，爸爸的收入是否比例增加，我完全不知道，爸媽也不對我談此事。只覺得每學期開學要交學費、買書、買本子、買文具，我媽都面有難色，有時是第二天甚或第三天才給我。比我更不幸的同學很多，其中之一是宋明清，他們家住在河灘，父母開一家小吃店。那天我依約去他們家時，他和他父親停屍在已無屋頂的地面上，他們是被日本飛機炸死的，他母親跪在地下不知如何是好。此事對我印象深刻，早在民國六十一年，我用此寫過一篇叫「渭水河邊」的短篇故事，登在聯合報副刊上，用「華年」做筆名。

還有第二位，他算不算是「不幸」，在戰亂時代很難下定論。他是如今所謂的「中輟生」，他只讀了一年初中便沒有再來，他很用功，曾經跟我討論過功課，印象較深。意外地，我們畢業那年到寶雞東邊的工廠參觀，那兒叫「十里舖」，乃大後方幾個有限的紡織工業區之一，工廠設在很深很長的山洞之中，陝北原本就是窟洞特多的地區，把

工廠設在此處可防日軍轟炸。廠內都是飛梭機動紡織機，一個工人可以管十個以上的紗綻，他們的宿舍、餐廳也開放我們參觀。在參觀宿舍時，遇見了那位中輟生，我們是排隊走過的，他從學生群中一眼便認出了我，叫出我的名字，並過來熱情地握住我的手，似有千言萬語要對我說，怎奈隊伍繼續前行，我努力地想起他的名字，在兩隻手快要被迫分開時，才突然記起，叫了一聲：「李杰」，我隨著隊伍匆匆而去。

他當了工人，誰知道未來五、六年的世局變化，誰又知道未來三十年的世局變化，安知他當了工人不是幸運之事呢？真正幸運的同學也有，他叫張賢政，張賢政的份量太重，得留著慢慢談。

寶雞三年，實在看了許多比李杰、比被炸死的宋明清一家人更不幸，更悲慘的人。你應記住，亂世人命不值錢，更正確地說是「窮人之命不值錢」，窮國家、窮地區的窮人更不值錢。最近看報紙，講到美國人對寵物的照顧無微不至，說牠們有食、有衣、有醫療、有飯店、有 SPA、有減肥中心等，那一版的編輯給這則新聞下了個標題：「美國狗命比非洲人命值錢」，其實編輯錯了。許多亞洲、中南美洲等地區的窮人有那一個比得上美國的狗命呢？我們台灣不在非洲，也不能算是亞洲的窮國家，但是回憶一下，九二一大地震、土石流災害、受虐兒童送醫被拒、夫妻帶

幼兒燒炭自殺.....天災也罷，人禍也罷，死了的是窮人多還是富人多？窮人的每一天都是災難，只不過「災難」被媒體報導時，才有人想到他們的處境表現一下「救災」而已。

寶雞有三多，第一警報多，西門城樓的旗桿掛上紅燈籠，上課就不怎麼專心了，待警報聲響，課堂一鬨而散，我們三、五成群往學校後面的山坡而去，說是躲警報，等於是郊遊。在山坡上可以看見鬼子飛機飛得很低，東關外當然是首要轟炸目標，偶爾炸彈落處冒出火苗，據說那叫做燃燒彈。第二多是槍斃人多，學校在西關外，槍斃人也選在西關外，沒有固定的刑場，有時一出西門，就在護城河邊斃了，很久無人收屍，害我們上下學都有點害怕，尤其後來我住校，晚上看了話劇回校，簡直每一次都是膽量測驗。寶雞的第三多是什呢？寶雞的乞丐多，乞丐真地很多。

我嘗想，若我不是這麼老，若我又有錢到世界各大都市，深入都市下層，研究各地乞丐的行爲模式，組織規範，和特用語言等，定能寫出一部可以爲世界文化史續貂的狗尾著作。我看過一本叫「北京風俗類徵」的書，是清末民初時編的，其中寫北京乞丐一題的就有五萬多字！

北京的乞丐似爲一種專業，且有類似「同業公會」的組織，公會的委員們統稱爲「桿兒上的」，京戲「棒打薄情郎」中那位老丈人就是桿兒上的。如今我們可以上台表演的數來寶、蓮花落等，都是丐幫的特長之一。最妙的是北京朝陽門外天橋南邊還有幾處專爲丐幫設立的客棧，店錢每晚一大枚，大清早一律逐出不許逗留。到了冬季，這些客棧還增加「暖氣設備」，是在大屋中挖一土池燒柴，大家圍火取暖。

書中說，這些人中不乏臥虎藏龍之輩，後生們紛紛藉機拜師學藝，總之，丐有丐道，若無一技之長還幹不了這一行的。書中又說，最絶的一項專長是隆冬臘月時，身無寸縷行乞於市，僅以瓦片或樹葉遮其下體，見者無不桀然，只好丟幾個銅錢。接著書中還說，其實，每年十月初一始，分城設廠施粥，連續五個月，又按名給棉衣一套，這些人怎麼會受到凍餒？但是他們把棉衣都拿去質賣，得來的錢不是喝酒就是賭光了。

站在寶雞所出現的乞丐立場上，我還真有點羨慕滿清末年到民國初年的北京乞丐呢。當然還有更值得羨幕的，有位朋友帶我去參觀紐約的「醉鬼街」，這應爲二十多年前之事，他很緊張地搖緊車窗，囑我千萬不可伸手出去，更不能用照相機。好像是夜晚，也沒有怎樣，只不過路兩旁有些人或坐或臥，仔細看，他們身邊都有一個裝著酒瓶

的牛皮紙袋，還沒看到什麼，醉鬼街就走完了。他們，我是指北京那個時代的乞丐以及紐約的醉鬼，可以說是自己選擇了自己要走的路，人，原本就應有許多不同的路可走，選擇以殺人或被殺爲職業的軍人固然可以配戴勳章耀威鄉里，選擇在北京街上數來寶，或紐約的高樓大廈庇護下以忘情水消萬古愁，也未見得有何不妥，重要的是，戴勳章或消萬古愁得由本人自選。

寶雞的乞丐不是自選的。

在寶雞無人用「乞丐」這麼文明的詞兒叫他們，一般均稱爲「要飯的」。寶雞是隴海鐵路最西邊的最後一站，經東邊戰區逃來的人，無論是躲兵災、躲水災還是躲旱災，若有幸搭上火車，在這兒也只好下車。有技術的去找工作，有知識的可以販賣知識，有錢的更不用說，女人不得已可以出賣自己的身體。窮人呢？例如那些原本是農民或者佃農的人，他們能賣什麼？又那兒來的錢買什麼？夠膽子的男子漢犯了搶案，了不起抓去槍斃，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沒膽子的只好去要飯了。

我們家在寶雞所租住的是個大院子，居住戶數不多，可是不知怎樣大門總是打開的，星期日若是在家一天，可

能會聽見三、四起門口呼叫：「老爺太太，行行好吧」的聲音，那就是要飯的來了。當時大家都窮，想討錢的去東關大街戲園子附近，說不定還有一絲希望，此等繞門串戶的叫花子根本沒存著人家給錢的想法，只求討點殘羹剩飯填填肚子而已。

那天下午我們家門口來了要飯的，似爲暑假時候，我剛好在院子裡。一大一小，大的看不出來年紀，小的只有四、五歲，叫了兩聲老爺太太之後原本想轉身離去的，沒想到我媽把那碗餿麵條端了出來，是前天還是更久我爸爸沒吃剩下的，這兩天誰也不吃，早該倒了或給要飯的，可她留到今天才拿出來。我想阻止我媽，可已經來不及。那個大人鞠躬哈腰稱謝，拿出自備的碗盛了餿麵，迫不及待地蹲下身子餵給他的孩子吃，趁小孩嚼食的當兒自己也猛吞了兩口，又接著餵他的孩子。不知怎的，我渾身上下一陣抽痛，也不知動力來自何處，我快步進屋，從蒸籠裡拿了兩個饅頭，交給那大人，只說了一個字：「給」，我就快步逃出了家門。

現在想想，我做的對嗎？絕對不對，爲了止我的痛，讓爸爸媽媽痛，對嗎？

那年冬天到了，我和一位同學晚上出去看戲。看戲出來，沒想到外面下了鵝毛大雪，我倆踏著軟軟的雪，一路

由東關跑到西關，過了護城河想到槍斃人，心中滴咕起來，我們故意大聲說著劇情以壯膽。快到學校門口，遠處有兩個凸起物體檔在路上，上面已經堆了一層厚厚的白色的雪，完全看不清楚是什麼，一個大點長點、一個小點短點，待到了跟前看見白雪層下露出的黑色衣服，不知誰叫了聲：「是人！」

兩個初中學生拔腿就跑，像衝百米賽那樣向校門衝去，再衝回寢室，並急忙關上門。

我鑽進被窩，很冷，很冷，又很久很久，好像有水滴滴在我臉上，我想伸手去擦時，聽見一個聲音：

「不用擦，是你的淚，你哭了。」

「沒有｜我沒有，只是｜」

「沒關係，我也哭了。」

聽得出來，是她，沒錯，甚至看到了她的樣子，和在虢鎮見過的一樣，又成熟了三年。她繼續說：「除了哭，你還想了沒有？」

「想？」

「是啊，想比哭還要重要。」

「對，讓我想想看。我想，如果那一大一小兩個人，是在我們家門口吃餿麵條的就好了。因爲忠王李秀成說過：『窮苦人們忍受各種苦痛中，死亡是最容易接受的。』要是他們死了，多好！用不著再挨餓受凍，再吃餿麵，再受羞辱。死了，說不定可以到一個大人小孩天天過年的地方去。」＊

「那你還想什麼了？」她繼續追著問。

「想｜ 忠王李秀成說，別逼他們做烈士，有錢有勢的人，別逼人過甚，逼他們成烈士……」

「不對！」

「什麼？我說錯什麼嗎？」

「是我們！別逼我們，逼到不得已時，人人都可成烈士的，對不？」

次日，同寢室的同學告訴我，晚上我一直說夢話，那一年冬季我快滿十六歲了。

是她教給我，「我們」與「他們」的不同，此後，我便是他們之一，是「我們」不再是他們。

＊「大人小孩，天天過年」是曹禺劇本「原野」中，男主角仇虎對女主角金子，所說他們共同夢想的人間伊甸園或桃花園。那時代的窮人或佃農，大約只有在過年那幾天才無需工作，且餐餐填飽肚子。